

WAI GUO XIAO SHUO CHUAN SHI ZHI ZUO

外国小说传世之作

顾问 冯 至 夏仲翼 郑克鲁

主编 谢泉铭 徐如麒

山东文艺出版社



WAI GUO XIAO SHUO CHUAN SHI ZHI ZUO

外国小说传世之作

主编 谢泉铭 徐如麟

山东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西西里柠檬	[意大利]皮蓝德娄(1)
梦游症患者	[意大利]莫拉维亚(11)
沙良总督的姑妈	[埃及]台木尔(16)
索芭	[印度]泰戈尔(25)
割网走去	[日本]志贺直哉(30)
魔术	[日本]芥川龙之介(37)
伊豆的舞女	[日本]川端康成(45)
驿站长	[俄国]普希金(63)
外套	[俄国]果戈理(72)
偷东西的喜鹊	[俄国]赫尔岑(93)
塔曼	[俄国]莱蒙托夫(113)
木木	[俄国]屠格涅夫(123)
白夜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148)
琉森	[俄国]列·托尔斯泰(190)
玛加尔的梦	[俄国]柯罗连科(210)
套中人	[俄国]契诃夫(230)
带叭儿狗的女人	[俄国]契诃夫(241)
旧金山来的绅士	[俄国]布 宁(256)
伊则吉尔老婆子	[苏联]高尔基(272)
沉默	[苏联]安德列耶夫(292)
一个人的遭遇	[苏联]肖洛霍夫(304)
钢咽喉	[苏联]布尔加科夫(330)
委屈	[苏联]舒克申(338)
阿维·阿斯平纳尔的闹钟	[澳大利亚]劳 森(346)
五点二十分	[澳大利亚]怀 特(350)
交叉小径的花园	[阿根廷]博尔赫斯(372)

被占领的房子.....	[阿根廷]科塔萨尔(381)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386)
瑞普·凡·温克尔.....	[美国]欧·文(429)
教长的黑面纱.....	[美国]霍·桑(442)
鄂榭府崩溃记.....	[美国]爱伦·坡(452)
黑猫.....	[美国]爱伦·坡(467)
巴特尔比.....	[美国]麦尔维尔(474)
竞选州长.....	[美国]马克·吐温(504)
一百万镑的钞票.....	[美国]马克·吐温(508)
丛林猛兽.....	[美国]詹姆斯(527)
麦琪的礼物.....	[美国]欧·亨利(562)
最后一片叶子.....	[美国]欧·亨利(567)
黑人杰夫.....	[美国]德莱塞(573)
热爱生命.....	[美国]杰克·伦敦(595)
墨西哥人.....	[美国]杰克·伦敦(610)
我想知道为什么.....	[美国]安德森(631)
华尔脱·密蒂的隐秘生活.....	[美国]瑟·伯(639)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国]福克纳(644)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国]海明威(653)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美国]辛·格(675)
贾丝蒂娜之死.....	[美国]契·弗(690)
魔桶.....	[美国]马拉默德(700)
大西洋—太平洋食品商场.....	[美国]厄普代克(715)
编后记.....	(722)

路易吉·皮蓝德娄(Luigi Pirandello, 1867—1936), 意大利小说家、怪诞戏剧作家。1867年6月28日出生于西西里岛阿格里琴托城一个商业资产阶级家庭。先后进入帕勒莫大学和罗马大学学习, 后在德国波恩大学研究文学和语言学。1892年回到意大利, 执教于罗马高等师范学校。他于20世纪初发表的中短篇小说, 使他跻身于意大利著名作家的行列。他一生共写长篇小说7部, 短篇小说近300篇(取名《一年的故事》, 计15卷)。《西西里柠檬》是其中比较优秀的短篇之一。1934年, 皮蓝德娄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西西里柠檬

“苔莱季娜在这儿住吗?”

佣人只是穿着一件衬衫, 不过已经扣好了上浆的高领, 他打量着站在他面前台阶上的青年。这个青年, 乡下人打扮, 粗呢大衣的衣领竖到耳根, 两手冻得通红发僵, 一只手拿着个肮脏的口袋, 另一只手, 为了平衡, 提着一个旧提包。

“苔莱季娜, 她是干什么的?” 佣人反问道, 吃惊地扬起又浓又密、连成一线的眉毛, 那眉毛仿佛是从嘴上刮下来的胡子, 唯恐糟蹋掉, 贴在前额上似的。

青年先是摇摇头, 把鼻涕甩掉, 然后回答说:

“苔莱季娜, 女歌唱家。”

“啊,” 佣人吃惊地叫了一声, 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 “您竟这样毫不客气地称呼她苔莱季娜? 您是哪一位?”

“她是不是在这儿住?” 青年一边追问, 一边皱着眉头, 并且抽着鼻子, “您告诉她一声, 就说密库乔来了, 让我进去吧。”

“这会儿家里没人。”佣人嘴角上依然堆着微笑，回答说，“苔莱季娜·马尔尼斯小姐现在正在剧院，并且……”

“那么马尔塔大婶呢？”密库乔打断了他的话。

“噢，您是她的侄子？”

佣人立刻变得非常有礼貌。

“您请进，请进。没人在家，您婶母也在剧院，戏不散场，她们不会回来的。今儿是您的……我们小姐是阁下的……大概是堂妹吧？今儿是为她举行的纪念演出。”

密库乔感到不大好意思，沉默了片刻，说：

“我不是……不，我不是她堂兄，说真的……我……我叫密库乔·帕纳维诺；她知道的。我是特地从乡下来的。”

佣人听到他的话以后，心想，还是不称呼青年“阁下”为妙，干脆就称“您”吧，他把密库乔引进厨房隔壁一个又暗又小的房间里——那里有人正在雷鸣般地打鼾——然后说：

“请坐。我就拿灯来。”

密库乔先往打鼾的方向看了看，但是什么也看不清；然后又朝厨房望了望，厨师和下手正在那里准备晚餐。烹调的混合香味袭进他的鼻子，密库乔稍微有些醉意，并且感到头晕。他从清晨起，几乎不曾吃过东西，他是从墨西哥来的：在火车上足足待了两天一夜。

佣人端来一盏灯，那房间中间隔着一道帷幔，打鼾的人在里边梦呓似地嘟囔：

“谁呀？”

“哎，道林娜，醒醒吧，”佣人叫道，“你没看见，帕维奇诺先生在这儿吗？”

“帕纳维诺。”密库乔一边纠正他，一边往手指上呵着气。

“帕纳维诺，帕纳维诺，小姐的熟人。你睡得真死。我该准备开饭啦，再说我不能一下子全做得来呀，你明白吗？厨师什么也不会做，光照顾他，都忙不过来，还得招待所有的来客！”

听见那人在伸懒腰，打着又长又响的呵欠，接着，似乎由于突然袭来的一股冷气，打了一连串喷嚏，仿佛是对佣人抱怨的一种回敬。

“算了吧！”佣人扬声说了一句，旋即走开了。

密库乔微微一笑，目送他穿过昏暗的房间，走到灯火辉煌的客厅深处摆着华丽餐桌的地方；密库乔以惊异的眼光欣赏那张餐桌，最后鼾声使他转过头来，朝帷幔望了望。

佣人腋下夹着餐巾进进出出，一会儿埋怨依然酣睡的道林娜，一会儿抱怨厨师——厨师大概是特地为这次晚餐新请来的，一个劲儿问这问那，使他很不耐烦。密库乔深怕触怒了佣人，脑子里虽然想到一些事儿，却横下心来不肯问他。可是也许总该说说清楚或是暗示一下——他是苔莱季娜的未婚夫，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却不想提起这件事；也许他害怕佣人会把密库乔当作主人看待，单就这种念头就已经使他感到窘迫了，况且佣人是那样放肆，虽说没穿燕尾服，却也够趾高气扬的。可是佣人打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密库乔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请原谅……这是谁的房子？”

“我们的，我们住在这儿嘛。”佣人赶忙回答道。

密库乔只是摇了摇头。见鬼，这是真的吗？发家啦！好家伙！这位像高贵的老爷似的佣人，厨师和他的下手，还有在帷幔后面打斛的道林娜，——他们全都听从苔莱季娜的使唤。谁能想得到呢？

密库乔暗自想起了苔莱季娜和她母亲在那遥远的墨西哥曾经住过的简陋的小阁楼。若不亏他，五年以前，母女两人早就在这座冷落的小阁楼里饿死了。多亏他，是他发现了珍宝——苔莱季娜那副嗓子。她就像屋檐上的小鸟儿一样不停地歌唱，却不知道自己的珍宝；她唱，是为了排遣烦恼；她唱，是为了忘却贫穷，——密库乔曾经不顾双亲、特别是母亲的反对，跟这种贫穷做过搏斗。难道他能在苔莱季娜父亲死后忍心看着她处于这种境遇而不闻不问吗？只因为她穷就抛弃她吗？可是他，不管好坏，总还在市乐队里保有一席长笛手的位置呢。难道这算是原因吗？那么良心呢？

噢，这真是上帝的启示，命运的呼声——她的嗓子从前谁也不曾留心过，如今却突然闪现出一种使它得到发挥的想法，这种想法是在四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在镶嵌着明净瓦蓝的天空的阁楼窗子前边闪现出来的。苔莱季娜唱着热情的西西里民歌；密库乔还依稀记得那充满柔情的歌词。这一天，苔莱季娜想起不久前去世的父亲，心里充满悲哀，加之密库乔父母极力反对，更使她痛苦万分；记得在听她唱的时候，他心里也很悲哀，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是的，这首民歌从前他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但是唱得这样真挚，却还从来没有听过。

这一次，给他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第二天，他事先既没有跟她，也没有跟母亲打招呼，径自把他的朋友、乐队指挥带到阁楼里来。就这样，开始了初步的练唱课程，一连两年，他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为她花掉了；他为她租赁钢琴、买乐谱，还赠给音乐教师一点礼品，表示情谊。那美好的、遥远的日

子啊！苔莱季娜全身心燃烧着展翅高飞、奔向未来的愿望——音乐教师预言未来将是光辉灿烂的，当时，她以多么炽烈的深情表示她的谢意啊，他俩一起憧憬着未来的幸福！

马尔塔大婶却完全相反，她痛苦地摇着头：可怜的老太婆一辈子几经沧桑，实在不敢相信未来了；她替女儿担心，也根本不想让女儿奢望摆脱已经习惯了的贫穷处境；但是到头来——母亲还是看到了这种丧失理智的危险的幻想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可是，不论是他还是苔莱季娜，都没有听母亲的话；当母亲听到一位听过苔莱季娜在音乐会上演唱的年轻作曲家说，若是不给她聘请出色的教师，不让她受完高等音乐教育，那真是罪过，——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应当把她送到那波里音乐学院去；——当她听了这番话以后，气愤也只是枉然。

那时候，他，密库乔没有表示出丝毫的犹豫，跟他双亲争吵起来，把教父遗留给他的一点财产变卖了，送苔莱季娜到那波里去受完教育。

从那时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她。信，是的……他收到她从音乐学院寄来的信，后来，苔莱季娜在圣卡尔洛举行首次演出，大为轰动，受到许多大剧院邀请，开始了演员生涯，此后收到的信，则是马尔塔大婶寄来的。可怜的老太婆虽然极力把信写得工工整整，却是闪烁其辞，流露出惶惑不安的心情；苔莱季娜总是挤不出时间写信，只好在妈妈的每封信末尾附上一笔：“亲爱的密库乔，妈妈写的一切我全同意。祝你健康，愿你爱我。”他们早就有约在先，他要等她五六年，等到她畅通无阻地为自己开辟了前程；他们俩都还年轻，可以等待。为了驳斥他双亲对苔莱季娜和她母亲散布的中伤，在这五年当中，只要有人想看，他便把这些信拿给他们看。后来他病了，几乎死掉；他一点也不知道，马尔塔大婶和苔莱季娜给他汇来一笔数目颇为可观的款子；病中用了一些，可是余下的他硬从他双亲的贪婪的手里夺了过来，如今前来把这笔钱还给苔莱季娜。因为他——无论如何！——不想收这笔钱。当然喽，这笔钱不是恩赐，他为苔莱季娜花过那么多呢。可是……无论如何！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尤其是在这儿，在这所房子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收这笔钱！密库乔已经等待多少年了——还可以等下去的。既然苔莱季娜有了余款，那就是说，如今，锦绣的前程已经展现在她的面前，自然，那从前的许诺——尽管违背那些对此事缺乏信心的人的意愿——也该实现了。

密库乔蓦地地站起身来，扬扬眉毛，似乎想肯定这种结论；又呵呵那冻僵的双手，跺了跺脚。

“冷吗？”佣人走过时间道，“等不多久了。到厨房这边来吧。您在这儿会

好些。”

佣人摆出一副贵族老爷的神气，使密库乔感到难堪和愤怒，因此他没有理睬佣人的劝告。他又坐了下来，陷入悲哀的沉思中。不一会儿，一串紧急的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道林娜，小姐回来了！”佣人高声喊道，急忙理理燕尾服，跑去开门，但是发现后面跟着密库乔，便骤然止步，拦住了他：

“您在这里等一会儿。让我先通报一声——您来了。”

“哎哟一哟！”帷幔里边传出一个拖长的声音。随后出来一个穿戴邈邈、又矮又胖的婆娘，跛着一条腿，羊毛披巾一直裹到鼻子底下，露了一绺染过的金丝发；她还没有完全醒转过来。

密库乔两眼发直地望着她。她也奇怪地瞪着陌生人。

“小姐回来了。”密库乔重复了一声。

这时候道林娜猛然间清醒过来。

“我这就来，这就来……”她一边说，一边摘掉披巾，扔到帷幔后边，同时用她那整个笨重的身子冲向门口。

这个搽胭抹粉的妖艳的女人的出现，佣人的阻拦——这一切使受压抑的密库乔产生一种惊惶不安的预感。他听到了马尔塔大婶尖声尖气的话音：

“放到那边客厅里！放到客厅里，道林娜！”

佣人和道林娜从他面前走过，捧着色彩缤纷的花篮。他探着脖子望着尽里边灯火辉煌的客厅，看到许多身穿燕尾服的男人，听到含混不清的寒暄声。他两眼发黑：他是那样惊奇，那样激动，不知不觉地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眯上眼睛，在黑暗中全身紧缩，仿佛坚决不向那刺耳的阵阵笑声在他内心所引起的痛楚的感情屈服似的。苔莱季娜的笑声？我的上帝呀，她干吗在那个房间里这样笑呢？

一声压低的呼唤使他睁开了眼睛，他看见马尔塔大婶站在他面前，那样子一点儿也辨认不出了——她戴着帽子呢，可怜的老太婆！她仿佛受到身上那件华丽高贵的天鹅绒披肩压抑似的。

“怎么，密库乔……是你在哪儿？”

“马尔塔大婶！……”密库乔大叫一声，几乎是吃惊地望着她。

“你怎么能这样呢！”老太婆激动地接着说，“连个信儿都不给？出什么事了吗？你什么时候到的？是今儿个呀……噢，天啊！天啊！……”

“我是来……”密库乔嘟嘟囔囔，不知说什么好。

“等一等！”马尔塔大婶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呀？你看来

了多少人呀，孩子？今儿是苔莱季娜的大喜日子，是她的纪念演出……等一下，在这儿稍微等一下……”

“您若是，”密库乔嘟囔说，由于恐惧，他的嗓子都不好使唤了，“您若是觉得我该走……”

“不，稍微等一会儿，我对你说。”这位善心的老太婆赶忙回答说，她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可我，”密库乔接着说，“真不知道，在这儿我该待在哪儿……赶上这时候……”

马尔塔大婶走了，扬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向他做了一个稍候的手势，便走进了客厅；过了一会儿，密库乔仿佛觉得，客厅里陷入了深渊：突然间一片沉寂。然后他清清楚楚地听到苔莱季娜的声音：

“稍候一会儿，先生们！”

在等待她的来临的时候，他眼前又是一片漆黑。然而苔莱季娜没有来，客厅里又喧哗起来。过了一会儿，在他好像过了几百年，马尔塔大婶来了，帽子、披肩和手套都脱掉了，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困窘了。

“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好吗？”她说，“我陪着你……他们在吃晚饭……我们在这儿待一会儿。道林娜在准备晚饭，我们一起在这儿吃；我们回忆一下从前的好时候，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会看到你，我的孩子，在这儿，在这儿，面对面地……你知道，那里有多少客人……她，可怜的孩子，不能不应酬的……要想走红嘛，你明白吗？又有什么办法呢！看报吗？大事情，孩子！可我……我总是像在大海里一样……真不敢相信，今儿晚上会跟你一起坐在这里。”

好心肠的老太婆说呀说的，本能地尽量不给密库乔时间去思索，然后深表同情地望着他，笑了笑，搓着手。

道林娜匆匆地摆好了晚饭，因为客厅那里晚餐已经开始了。

“她会来吗？”密库乔用颤抖的声音郁郁不乐地问道，“我问一问，是想能够见她一面。”

“还用说吗？”老太婆应声说道，极力不露出惶惑的神态，“一腾出身就来，她亲口说的。”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笑了笑，仿佛彼此刚刚认出来似的。虽说是惶惑不安，可是他们的心却是息息相通的，彼此微笑着表示致意。“您是马尔塔大婶。”密库乔的眼睛在说话。“可你，密库乔，我亲爱的，好孩子，还是老样子，可怜的人！”马尔塔大婶的眼睛回答说。可是善心的老太婆立刻又垂下了眼帘，唯

恐密库乔从她眼神里看出别的什么来。她又搓着手，说：

“我们吃吧，啊？”

“我实在饿了！”密库乔愉快而轻信地叫了一声。

“让我们先划个十字吧；在这儿，当你面，我才敢划十字。”老太婆露出狡黠的神情补充说，同时丢了一个眼色，划了个十字。

佣人端来第一道菜。密库乔留心看着马尔塔大婶怎样拣菜。可是轮到他的时候，他刚伸出手来便想到，经过长途跋涉，两手很脏，因此一阵脸红，感到难堪，不由得抬起头来望望佣人，佣人毕恭毕敬地向他微微点头，笑了笑，仿佛在请他品尝菜的味道。幸好马尔塔大婶使客人摆脱了困境：

“等等，等等，密库乔，我替你拣。”

他从心里感激，真想上前吻一吻她！

小吃拣好了以后，佣人出去了，密库乔也赶忙划了个十字。

“你真是我的好孩子！”马尔塔大婶对他说。

他感到安定自如了一些，于是开始放开胃口大吃起来，不再想什么手脏和佣人了。

每一次，佣人推开客厅的玻璃门出来进去的时候，总是传来喧闹的谈话声浪和一阵阵爆发的欢笑声，他激动地环视了一下，并且望着老太婆忧郁的、善良的眼睛，仿佛希望从她的眼神里找到解释似的。但是相反，他看到的是此时此刻什么也不要问、也别说话的恳求目光。于是两个人又相对笑了笑，一边吃着，一边谈着远方的故乡和亲友，——马尔塔大婶没完没了地问起他们。

“你不喝点酒吧？”

密库乔伸手去取酒瓶；但是就在这时候客厅的门开了；听到丝绸的窸窣声和匆忙的脚步声，突然有什么东西闪了闪光，仿佛房间里骤然大放光明，使他感到眼花缭乱。

“苔莱季娜……”

由于惊奇，话到他的唇边却吞下去了。噢，简直是个女王！

他满脸绯红，两眼瞪得溜圆，大张着嘴巴，呆若木鸡地望着她。她怎么会是……这样呢？袒露着胸部、双肩、两臂……全身珠光宝气，绫罗绸缎……不，不，他不敢相信，站在他眼前的是她，活生生的，的确确实活生生的，真实的。她对他说什么来着？他对看这神奇的幻影——她那音容笑貌，丝毫都辨认不出了。

“日子过得好吗？你现在身体健康吧，密库乔？好极啦，好极啦……我们一会儿见……让妈妈先陪你一下……好吗？”

于是苔莱季娜满身丝绸窸窣作响，跑回客厅去了。

“你不再吃点？”马尔塔大婶怯生生地问，想要使密库乔从木然发呆状态中解脱出来。

他勉强抬起眼帘望了望她。

“吃吧。”老太婆指着盘子固执地说。

密库乔把两个手指插进灰黑的弄皱的衣领里，拉了拉，极力想使情绪好转过来。

“吃吧？”

仿佛表示感谢，他用手指在下颌底下晃了晃，意思是说：他吃不下了，不想吃了。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抑郁的，脑子里依然萦回着消逝的幻影，然后嘟囔说：

“她变了样了……”

他看到马尔塔大婶痛楚地摇了摇头，也不再吃了，好像在等待什么。

“已经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他合上眼睛，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又说了一句。

在黑暗里，他看到他们中间出现了一道多么深的鸿沟。不，这不是她……不是她……他的苔莱季娜。这一切早已经结束了，可是他这个愚蠢的笨蛋，事到如今才明白过来。在家的時候，人家就对他说过，可是他固执地不肯相信……而如今……他在这所住宅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所有这些先生们，甚至这个佣人也在内，知道他密库乔·帕纳维诺历尽艰辛不远千里而来，乘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火车，满以为自己是这个女王的未婚夫，那他们——这些先生们，还有佣人、厨师和他的下手，还有道林娜，一定会哈哈大笑的！如果苔莱季娜拖他到客厅去见他们，并且说：“看吧，这个可怜的长笛手，竟想当我丈夫！”那他们会哄堂大笑的。是的，是她亲口答应他的，可是她又怎么会想象到，什么时候会变成这样呢？是的，是他为她找到的道路，并且使她能够踏着它前进；可是如今，她走得那么远，而他依然原地没动，在小城广场上，每个礼拜日吹奏长笛，已经追赶不上她了。没什么可想的了。对于这位高贵的小姐来讲，当年为她花掉的几个钱，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于是他想起了，他衣袋里装着在他病中苔莱季娜寄去的钱。他脸红了，他感到羞愧，于是他把手伸在装钞票的胸前衣袋里摸索着。

“我这次来，马尔塔大婶，”他慌忙地说，“还有一件事，想把你们寄给我的钱还给你们。这怎么说呢？报酬吗？还债吗？我现在看见苔莱季娜变成了……算了，这件事已经没什么好想了？可是钱，不，我不能收她的钱……一切全

完了，我们再也不会谈起这件事……可是钱——无论如何也不能收！不过我很抱歉，这不是原数……”

“你说什么呀，孩子？”深受委屈的马尔塔大婶含着眼泪想要打断他的话。

密库乔做了个手势，让她别再说下去。

“这不是我花掉的：是我父母在我生病的时候花掉的，我连半点都不知道。那么就算还我当初花掉的吧……您记得吧？我们别再提这件事了。这里是剩下的全部。我该走了。”

“怎么能这样快就走？”马尔塔大婶喊道，想把他拦住，“稍微等等，我去告诉苔莱季娜一声。你不是听见了，她还要见你吗。我去告诉她……”

“不，不必了。密库乔果断地回答说，“让她陪着她的先生们吧；她在那儿更好些，那是她待的地方。——而我，不幸的人……我已经看见她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要不最好您也去吧……到那里去吧……您听到笑声了吗？我不愿意让他们笑我……我走了。”

马尔塔大婶把密库乔的突然决定想到很坏的方面去了——她认为这是鄙视，是妒嫉。如今，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觉得，所有的人，只要见过她的女儿，都会立刻产生一种侮辱性的猜疑；她也恰恰因为这种猜疑而时常伤心落泪却得不到慰藉，她那内心的悲痛，使她疲惫的晚年受到莫大侮辱的、可恨的奢侈的生活的喧闹声中，孜孜不倦地、缓缓地尾随在她的身后。

“可是我，”她突如其来地说，“我现在已经不能保护她了，我的孩子……”

“为什么？”密库乔接着问道，他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了一种他还没有来得及产生的疑虑；于是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老太婆感到不安，极力忍住自己的悲哀，用颤抖的双手捂住了脸，但是她仍然没能抑止住夺眶而出的眼泪。

“是的，是的，走吧，孩子，走吧……”她强忍住使她窒息的痛哭，说道，“她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你说得对。当初你们若是听我的话，也就好了！”

“那么，就是说？……”密库乔感叹地说，同时向她俯下身去，用力把一只手从脸上移开。但是，她一只手贴着嘴唇，借以表示乞求怜悯的眼光是那样悲哀和不幸。因此他按捺住感情，迫使自己换了另一种声调悄悄地加了一句：“那么，就是说，她……她配不上我了？够了，够了，反正我要走的，况且现在……我多混蛋，马尔塔大婶：我没有明白！别哭了。现在怎么办？幸福，人人都说……幸福……”

他从桌子底下拿起提包和口袋，已经走到门前，突然想起口袋里装着他从

家乡给苔莱季娜带来的鲜美的柠檬。

“噢，您瞧啊，马尔塔大婶。”他说。

他解开了口袋，一只手拉着，把那些喷香的鲜果倒在桌上。

“若是我把这些柠檬扔在这些先生们的脑袋上，那又会怎么样呢？”他又说了一句。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老太婆痛哭着呻吟道，同时做了个手势，恳求他不要说下去。

“没什么，没什么，”密库乔接着说，一边含着痛苦的眼泪把空口袋装进兜里，“这些柠檬我本来是给她带来的，可是现在我把它们只留给您一个人，马尔塔大婶。”

然后他拿起一个柠檬，凑到她鼻子底下说：

“您闻闻，马尔塔大婶，闻闻咱们家乡的泥土味……只要想一想，我甚至还上税了呢……算了。只给您一个人的，不要忘了……您替我转告她一声，‘祝她前途无量！’”

他提起手提包便走了。但是走到楼梯上的时候，一种痛苦的惆怅的感情攫住了他：孤单单的一个人，背井离乡，在黑夜里，被遗弃在这陌生的大城市里，失望，被侮辱，被打败……他走到正门，看到正在下着倾盆大雨。他已经打不起精神冒着这么大的雨走在这陌生的街道上。他悄悄地返回来，登上一层楼梯，然后在第一级上坐下，支起两只胳膊，头垂在两只手上，悄悄地哭泣起来。

晚餐结束后，苔莱季娜·马尔尼丝重又来到小房间。她母亲一个人坐着，也在哭泣，这时候，客厅里的先生们正在大声说笑。

“他走了？”她惊奇地问。

马尔塔大婶肯定地点了点头，没有看她一眼。苔莱季娜思索了一下，向暗处匆匆投了一瞥，然后叹了一口气：

“可怜的人……”

说完以后立刻又微笑了。

“你看看，”母亲对她说道，已经不再用餐巾拭眼泪，“他给你带来的柠檬。”

“多好的柠檬啊！”苔莱季娜箭步跳过去，感叹地喊道。

她一只手捂在胸前，另一只手尽可能多地抓一把柠檬。

“别哟，别拿到那边去！”母亲强烈地反对说。

可是苔莱季娜耸了耸肩，一边喊着一边跑向客厅：

“西西里的柠檬！西西里的柠檬！”

苏 杭译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 1907—), 意大利作家。原名阿尔贝托·平切尔莱。1907年11月28日生在罗马。父亲是画家、建筑师。少年时代曾阅读大量文学作品。1929年发表小说《冷漠的人》，初获声誉。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采取同墨索里尼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因而多次被迫出国。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罗马故事》、《不由自主》、《天堂》，长篇小说《愁闷》、《注意》、《内在生活》等。曾任国际笔会主席。

梦游症患者

我的丈夫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而我呢，完全相反，整天忙忙碌碌地操劳着。我的职业是律师。不过，说我的丈夫游手好闲也并不确切。是的，我的丈夫无所事事，然而，他可一点儿也不闲着，倒是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不闲着的男人中的一个。

他忙乎些什么呢？真见鬼！他的精力全都花费在干那些数不清的偷鸡摸狗的风流勾当上了。总而言之，搞背叛我的勾当。很难说，寻欢作乐，而且是轮流地同许多女人——不久前我已数到第八个——寻欢作乐，是意味着游手好闲吗？谁要是这么说，说明他根本不懂得寻欢作乐是怎么回事。我的丈夫需要花费他的全部时间，不管闲着或者没有闲着，甚至连做梦也不放过，这并不是为了什么别的，而是为了绞尽脑汁，想出些花招来，把我蒙在鼓里，并且欺骗那些轮流搞上手的女人。

结婚以后的最初五年，对他那些寻花问柳的勾当，我硬是忍受下来了。后来，我终于决定采取报复行动。当然，我完全可以提出离婚的要求。可是，糟糕的是，我爱着他，他越是放荡不羁，我竟然越发爱他。就这样，眼着着离婚

的道路遭到爱情的阻挡，我便被一种奇特的、但却又合乎逻辑的感情所驱使，走上了另一条报复的道路。简单地说，我决定杀死我的丈夫。

我得了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梦游症。

在深更半夜，我常常一骨碌从床上翻身坐起，苍白的脸朝外探着，一双灰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闪烁着忧悒的神情，蓬松的散发披散在肩膀上，双手把睡衣敞开，几乎裸露着我那倦怠的身子，在卧室里走来走去。我的丈夫和女仆莲娜知道我患有这个奇怪的毛病，因此总是小心翼翼地不敢惊动我。

通常，我的习惯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把抽屉一个个打开，挪动房间里的家具，每一次都像创造奇迹似地避开跟家具碰撞，然后回到卧室里，躺下睡觉。这幢房子里的人都知道我是梦游症患者，因为一天深夜，我竟然走到楼梯口，去按邻居门上的电铃。

众所周知，梦游症患者在睡梦中能够做出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事情，即便是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来做这些事情，也需要超乎寻常的意识和才能。总而言之，梦游症患者宛如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他跟自己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已经完完全全融合在一起了。在他身上，某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另外一些才能则遭到压抑。梦幻对于梦游症患者来说，恰似艺术虚构对于演员，能够使他的感觉变得敏锐，动作恰到好处，准确无误。

现在，我想象着佯装梦游症发作来做一件冒险的事的情景：我一反往常的习惯做法，不去挪动家具，打开房门，在抽屉里翻来翻去，而只是简单地把手枪对准我的丈夫，开枪打死他。梦游症病人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何况开枪比摸黑在房子里踱来踱去要容易得多，然后，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我将回到自己的卧室，躺下睡觉。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我将怀着不难想象的绝望情绪发现，我成了寡妇。

说到做到。我选好了日子。夜幕降临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用着晚餐。我的丈夫借口要去参加跟他同一个大学同一年毕业的清一色男朋友的聚会，虚伪地向我说了声“对不起”，就去跟一个相好的女人幽会了。

用罢晚餐以后，我坐在客厅里，抽烟，看电视，漫不经心地浏览报纸和画报，消磨了四个小时。我觉得浑身不舒服，肌肉发胀，好像处于麻木状态。我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不去想，或许，我已经进入了梦游症状态。

半夜一点钟，我的丈夫回来了。除了屈辱，我感到的只是委屈；他压根儿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竟然不到客厅里打个照面，吻吻我，道声晚安，却径直溜回他的卧室里去了。

我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脱掉外衣，躺在床上，抽烟，在黑暗中又度过了

另外四个小时。我觉得奇怪的是，如果我不是看到卷烟燃烧升起的缕缕烟雾，我还不知道我是在抽烟，因为我压根儿没有品尝出卷烟的味道。

凌晨五点钟，按照预先设想好的计划，我起床了。

我脱下衬衫，光着身子穿上了睡衣。我在梦游症发作时每次都要作这些例行动作的。可是，这一次却出现了一件新鲜事：我的口袋里沉甸甸地放着我丈夫的一支手枪，这是我从他收藏的小木柜里偷出来的。

我犹豫了片刻工夫，在一个强烈的愿望的推动下，犹如一名登上舞台的演员，大步走到卧室门口，打开了门，进入了走廊。说实在话，与其说这是走廊，还不如说是两排家具和摆满书籍的书架之间的一条狭窄通道。

我扭亮了电灯，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像一尊大理石雕像，神态严肃，蓬乱的鬓发披散在肩膀上，眼睛瞪得大大的，用双手把睡衣敞开，袒露出胸脯，脑袋略微向后倒仰，直挺挺地朝前走着。

我知道，这就是我在梦游症发作时的样子，因为我的丈夫和莲娜曾经多次向我这样形容过。

我一步一步地走到走廊的尽头，这里是女仆莲娜的卧室：她已是半老徐娘，但身躯肥胖，属于斯拉夫血统。我故意想让她瞧见我这副模样，以便事后替我提供有利的证明。我轻轻地转动卧室门的把手，推开了门，像一具尸体似地僵直地站在门槛上。

突然，我大吃一惊，借着走廊里射来的灯光，我发现莲娜凌乱不堪的床铺上，竟然连个入影儿也没有。毯子被掀在一边，似乎莲娜是匆忙起床的。不知道什么缘故，顿时，一种心烦意乱的困惑感觉猛然向我袭来，我恍惚觉得，在我的计划中，有些事情失灵了。

我活像一个神情庄严的机器人，继续缓慢地、僵直地朝前走，搜索着莲娜的盥洗室，还有我们的盥洗室，但是都没有找到她。在凌晨五点钟的时候，我的女仆能到哪里去呢？看来，某种神秘莫测的荒唐事情可能使客观现实出现了裂缝。这种疑惑是有根据的。可是，我仍然决定按原来的计划行事，即使没有莲娜为我作证。

我重新回到走廊里，按照他们平时向我描写的情景，故意做那些梦游症发作时做的习惯动作：停住脚步，随意从书架上抄出一本书来，把它打开，假装游览，然后又把它放在原处。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故意做给某个可能正在窥测我的动静的人看的；不过，这个人可能是谁呢？

我走到丈夫的卧室前，小心翼翼地转动门的把手，打开门，跨了进去。

蓦然，我大吃一惊，不禁愕然失色——莲娜，就是那个夜里失踪的、虽已